

通山文史

第二辑

—石瑛先生专辑

(1988)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通山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编

917258/36

序 言

政协通山县委员会主席 李杏贵

当前，举国上下，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大文件精神，认真钻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深化改革，正形成热潮。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我们本着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的特点与要求，编撰人物专辑，作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爱国统一战线服务的一个尝试，以期激发读者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各行各业中作贡献！

本辑内容，是选辑石瑛先生的生平经历、言论、书函及逸闻，以烛其气质与情操，表现其在国民党的元老派中别具一格。

石瑛先生，在民国时期是我县的一位著名人物。他幼攻诗国书，壮研科学，中西文兼通，有本国是清末乡试举人，在英荣获博士学位。他为强国，志在发展实业、提倡教育、注重建设，有所建树，被誉为湖北“三杰”之一。

石瑛先生于清末期间，追随孙中山先生发展革命组织，宣传并参加辛亥革命，辅佐孙中山推翻帝制、创建共和，奔忙于西欧的比、法、英和祖国各地。后跻身于讨袁行列，曾遭追捕，幸而机智脱险。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信仰三民主义而继承孙的遗志，但由于他受中国封建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对共产党因不了解而缺乏正确的认识，卷入反共的西山会议。

当他发现那种派系倾轧、阴谋分裂的企图，即弃暗离去，从事实业建设，并支持北伐。他在政局混乱中，目击那些官僚政客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置人民于倒悬而不顾，感到痛心疾首，横眉冷对；他在外患进逼时，痛恨那些亲日汉奸投敌卖国、献媚求荣、助盗为虐而不耻，不禁咬牙切齿，破口大骂。由是，他曾几次在大庭广众之中，对林森、戴季陶、孔祥熙，特别是对汪精卫等，进行义正词严的指摘和训斥，甚至以辞职相抗衡，以致受到权贵、国贼们的厌恶、妒忌和非难，使他浮沉于宦海，度过坎坷的一生。

石先生在实际斗争中，洞察社会现象，使其对国民党当局失去信心，而对共产党人的爱国精神无比敬佩。他赞成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同宋庆龄、何香凝等提出议案，敦促当局早日实现国共合作。他拥护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冒着特务监视、查捕的危险，与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协商合作事宜，在汤池创办训练班，培养农村抗日干部。他抗议陈诚，用头颅担保、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还照顾其家属生活。他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愤怒驳斥顽固派的诽谤，并郑重表明：“谁为民族谋利益，我就同谁合作。”他铁骨铮铮，刚正不阿。

石先生淡泊自甘，安贫如素，持身十分廉洁。他不接礼，不受贿，不循私，厌恶阿谀逢迎等官场俗套，不图个人享受，人称他奉行：“三等车主义”。他十分关切民生问题，抨击强权，为民请命，解人之难，市民曾有“永恩不忘”的赞颂。他在当时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中德高望重，深受爱戴。

石先生以其所处的那样时代，那样地位，能以求实精神，转变立场观念，由反对共产党到信赖共产党，尤其是在抗日时

期，以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行爱国爱民于秉政之实，济世之志，始终不渝，这是难能可贵的。

本辑所载的内容，可见石先生为人处世之一斑，特予记述，借以对石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纪念。



石瑛在英国留学时获博士学位留影

追懷石衡青先生

石衡青（譟）先生其是一位敦樸
正直的人物，余所見者面目留印
象於人間，則先生之秀穎確非半
山半水。多才的革命，更且致力
書文，為文學，我有幸平生交我
先生，未嘗不深服、特服。在如火
如荼的革命時代，我有時與之共
事，力圖奮進，我有幸平生交我

梁漱溟：《追懷石衡青先生》一文手稿

目 录

石瑛先生遗像	(插页)
石瑛同孙中山先生合影	(插页)
石瑛留英时留影	(插页)
石瑛受博士学位照片	(插页)
追怀石蘅青先生	梁漱溟(插页)
序 言	政协通山县委员会主席 李杏贵 (1)
石蘅青先生行状	贺有年遗作 (1)
深切怀念我的公公	柯蕙荣 (6)
记湖北“三杰”之一——石瑛先生	许鄂昭 (13)
石瑛先生传略	郑尧夫 (86)
石瑛先生爱国主义几点突出表现	贺有年遗作 (94)
石瑛先生与汤池训练班	石汉城 梁今辉 焦名扬 (100)
我所知道的石瑛	龚德柏 (114)
石瑛先生逸事	王致远 (117)
石瑛先生小传	贺觉非 李岳忠 (126)
哀石蘅青先生	吴敬恒 (130)
我所认识的石蘅青先生	董冰如 (134)
“布衣市长”石蘅青	卢则文 (138)
祭石蘅青六弟文	居 正 (142)

悼念石蘅青先生 赖 琦 (144)

石瑛先生生平概述 石汉城整理 (147)

附 录

《石蘅青先生言论集》(节选) (159)

石瑛先生书函手稿选刊 (234)

资料选辑 (241)

石瑛先生遗物照片 (插页)

编 后 (258)

石衡青先生行状

贺有年遗作

先生讳瑛，字衡青，阳新（现为通山）石氏。曾祖东壁，祖凌云，皆绩学不显；父若霖，以家产中落，辍学治农事。一门雍穆，乡里称仰。先生生而厚重英特，举止异常，读书过目成诵，凌云公亲教之，目为大器。既出就傅，益奋励，文誉日起。年二十四，中清光绪癸卯湖北乡试。

同举之士，大率趋京朝，求仕进。先生念国势日削，非改弦易辙、振业崇武，不足救危亡，慨然有远翥之志。总督张文襄公奇其才，选派留学欧洲，初至比，旋转法。习海军，殚心力索，冀速穷其术以强兵雪耻。而校中歧视外籍生，战术器械之新异者不以授。先生与其友向国华刺取密藏之图说，私相研究。事为主者知，国华被捕，先生乘间得脱，营救国华，经政府交涉未深究，乃适英、学海军制造。

先生出国前，与蕲春田梓琴、广济居觉生结兄弟盟，砥实行，谋革命，已与国父通声气。既游欧，适国父至，则助之号召留欧学生，组织同盟会，为国外革命团体活动之始。先生负经理及筹款之责，国父嘉许为廉能，深倚任。

武昌起义，国父就任临时大总统于南京，先生归国参密勿，总办禁烟事宜。国父解职，派先生回鄂，主组同盟会鄂支部。未几，当选为众议院议员。见袁氏有异志，而国会中亦品

杂

多劣行，不足以匡正，遂弃去。深感救国非空言可济，自顾所学犹未之能信，因决再赴欧。未行，而湖口事败，先生名在牒捕中，急走英，入伯明翰大学，习采矿冶金。以工资读，缩食敝衣，坚苦匪懈，学以大进。先生年已三十五六，在国内政治地位，足与时贤驰骤，而能折节从新致力于学术，立后来事业之基础，时贤咸敛手谢不如。时吴稚晖先生亦留英，年更长，均以中国名流游学海外，气类之感弥笃，往还甚密，磋切甚勤。欧战既起，倭寇乘机胁迫中国益甚，先生内忧国艰，外感世变，益发奋钻研，潜心观察，期有以拯祖国而安天下。复以课暇深入社会，与达官、耆宿、田夫、村媪、儿童、走卒周旋议论，以求彼土政制、礼俗、国故、民情之奥，为参证取镜之资，历九年学成。

回国后，始欲在粤建厂造机械，以私人兴实业，为社会倡导，遇阻力而罢。旋任北京大学教授，时校长蔡元培四方罗网全国学者，无间新、旧、通、专，必礼致之，极一时之盛。先生深邃笃实，尤为所宾敬。课暇肆力于治术政论，日与李时光、王世杰辈相切摩。行坊言表，时望翕然。旋应聘长武昌师范大学，以不克行其志，未一年仍返北大。受党使命，于授课之外密合徒友，声势日张，风动学府。时执政者欲引先生入阁长教育，以收物望。先生坚谢，赴粤为工程师，人多异之。北伐军抵沪，任上海兵工厂长，力除积弊，支出减二分之一，而出品加倍。

至十七年改任湖北建设厅长，时张知本先生任省 政 府 主 席，严立三先生长民政，张难先先生长财政。贤豪并集，开湖北政治史上之新纪元。先生辄出所学，度以精思，运以大力，于交通、水利、农林、工商诸部门，一一创造规模，荡涤旧污，为后来者取法。十八年辞职，任武汉大学工学院院

长。建校未久，设备未周。先生亟谋充实，勤于讲授，严于实习，树刻苦好学之风。

民国十九年冬，张难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挽先生长建设。适当浙政百废待兴、财力竭蹶之后，先生苦心擘画，别缓急以定进止，而杭江铁路及电厂工程，最为急务，又莫名一钱，则赴沪与银行界磋商，反复开陈，始得赞助，建设之僵局以活。外籍水利顾问数人，报酬巨而无所事，先生立解约遣去。省政府亦遣去民政厅外籍警察顾问。矫正盲崇外人、无功豢养之陋习。人心为之一奋，行政效率因以骤增。

民国二十一年改任南京市长，国都所在，市民甲第相望，往往略绳墨，先生一齐以法。建筑、税收、地籍各要政，悉准定则而行，久之无敢违犯。以条约故，涉外事伙，外人狃于旧习，气张甚。先生据约与理折之，无毫末假借，终亦守范。于市政建设，不以开拓马路、整肃市容为已足，特措意于国民教育与平民生计，孜孜扩充小学，举办小本借贷，扶植旧有缎业。尤尽力提倡国货，策动国民经济之发展。时正汪逆精卫长行政院兼外交部，力主媚倭。凡倭人至，即微贱必礼以上宾。请谒先生，辄峻拒。一日倭总领事须磨遇先生于途，央外交部人员介见，先生拂袖去。民国二十四年三月间，有一倭团体访华，汪遂命市政府科长以上集机场迎候，先生以为辱国，愤而辞职。离任之日，市民遮道攀呼，有垂涕者。同年任铨叙部长，入督僚佐，出巡地方，于铨政多所推进。

越二年，抗战军兴。中央以湖北地扼冲要，改组省政府，再以先生长建设，先生慨然受任。军事方急，公路之修筑破坏，视作战需要为办，而出以迅速。促进工业，推广合作，筹划迁移，计虑指挥，日不暇给，失眠旧症大作，乃解建设厅长职。

迁恩施后，复辞去委员。

至民国二十八年，省设临时参议会，先生膺选为议长。敬恭桑梓，义不可让，持论一秉大公，视政府人民为一体。竭诚翼导，无所偏倚。会中同列，悉本此旨为献替，一扫诡随依违与故持异同之习。省政当局亦重先生德望，加礼敬焉。

顾精力久耗，宿病日深。民国三十年春，力疾主持会议，历十余日。会毕而足部痿痹，自是日就衰损。民国三十二年七月，就医陪都，治疗无效，至十二月四日，卒于歌乐山中央医院，年六十有五。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元首亲临致祭，中央党部厚给表恤各费，以故乡沦陷，遗榇权厝于歌乐山阳。

先生有弟四人，今存者二：荫周、灼华，敬业恪职，各有所成。配徐夫人，庄俭自持，齐志比德。子效曾，毕业重庆大学，子妇柯蕙荣，肄业四川大学，克循先范，不坠门风。孙男女各一，俱幼。

先生笃于内行，事亲生死尽礼。遇家人有难，虽是旁系孤孀，尤抚翼周至。平生出处大节，取与细行，皆屹然不苟，刚果坦率，胸无宿物，任事不避嫌怨，不敢一息自暇。持躬俭约，终身未御皮裘，旅行不携侍役。接物诚挚有礼，视人之急如躬与之。惟嫉恶其严，好面斥人过，每以取戾于世，而人以其无他，终亦谅之。治学教人以致用为主，不尚空论，所至整饬学风，黜华崇实。为政节浮费，裁冗员，惩贪墨，必求弊绝而效著，不为粉饰掠誉之行。从国父革命最早最久，陈力最多，不以元老自居。历任中央执行委员，每商讨大计，直抒所见，侃侃而谈，不随侪辈为向背。寡嗜好，浪漫文艺不以寓目。自云以服务助人为乐，晚岁养疴施南山谷中，创办棉麻纺织合作社，出品供政府平价之用，或廉售军队为被服，并以捐

助医院设备，慰劳前方士兵。赢利提多数为公益金，以奖励优异学生，津助小学教师。规划指示，矻矻不懈。见邻里贫匮，多方谋振助，或为之区画田功。当病革，语言已不可辨，犹力呼抗战建国，居觉生在侧，告以主席蒋公由开罗会议返国，国际情势日好，国内战况亦佳，请勿系念，先生微颤而逝。

先生体气故强，声如洪钟，友好咸谓当跻上寿。比年先生以痼疾在身、不克尽瘁国事为恨，亦不自意年命遽尽，志业遂终于是也！

谨述行谊梗概，以备史馆采录。其未详尽者，容俟海内外友好补辑焉，谨状。

注：作者建国前曾与石瑛先生共事，任湖北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建国后任政协湖北省一至四届委员会常委。现已病逝。

深切怀念我的公公

柯蕙荣

我的公公，姓石名瑛、号蘅青，人称他是湖北“三杰”之一。今年正是我的公公诞生109周年，但公公积劳尽瘁，早已辞世，离开我们至今已有45年了，对于他的气质情操，使我永远不能忘怀，常常深切地感念他！

公公虽出身在一个不大富裕的农民家庭里，但他胸怀大志，聪颖勤学，弱冠年华，便能精通五经四书及子史典籍，考中了清代晚期的秀才、举人，一时声噪文林，名扬省邑。他孜孜好学求知，并非谋取利禄荣贵，而是期以怀才济世，实现救国福民的抱负。于是，他中举后，没有与同辈赴京以求闻达于清廷，乃以国势日下，感到非提倡科学、强兵崇武，不足以救危亡。他曾说：“救国必须读书，读书才能救国，强国必须强兵，强兵必先有钢铁。”遂进而留学深造，先后两次修业于比利时、法、英等国的高等院校，学习海军、铁道、机械制造和冶金等专业，长达18年之久，获得博士学位。其间，曾参加孙中山先生组织、发展同盟会的宣传、筹款等革命活动，并在英德战争中任过前线记者，受聘为德国工厂的工程师。与此同时，他曾遍访欧洲朝野人士，寻求救国之道。他经过儒学、西学的熏陶和实际锻炼，造诣很深，成为富有才识、蜚声东亚西欧的一代名人。1948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收有中国三位名

人条目，我公公是其中之一。

公公出学后，于民国的动乱期间，在宦海中浮沉三十多年，在工界、学界、政界各个不同的岗位任要职，给人留有很好的印象。他任教期间，博览群书，选取中外有关资料作参考，认真编写讲义，关心学生学业，积极创造条件，讲究教学质量，为国家需要培养出不少科技人才。他办厂期间，重视科学技术，荐用科研人员，改进管理方法，尽量减少消耗，努力提高产量，注重讲究质量，为我国的军械制造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尤其是他从政多年，朴质无华，力求实效：如在湖北，改造武昌街道，增加轮船以整理轮渡，修筑襄（阳）花（园）公路，开辟汉（口）宜（昌）公路；在浙江，修建钱塘大桥，建设杭州电厂，治理西湖水患；在金陵，整顿京市财政，兴办各种实业，发展小学教育，筹措贫民生计，建造平民住宅，赈济困苦灾民和难民等都能振奋精神，作出贡献，以致政绩显著，享有盛誉。

公公不满清廷的专制腐败，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辅弼孙创建民国共和，为国民党元老之一。他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孙先生的机要秘书时，孙嘉许以廉能。他同孙一道强烈讨袁，后因癸丑之役失败，被袁列为牒捕对象，幸而逃英脱险。孙先生逝世时，他感念其在法同居的情谊，敬佩其救国尽瘁的精神，十分沉痛，曾躬亲参与八名中执委奉抬孙的灵柩。他的言行，同当时进步人士相吻合，受到社会各界尊重，被选为众议员，推他入阁长教育，他为强兵救国着想，却辞而不仕，受任于粤兵工厂工程师并兼厂长，许多人皆视以为异。嗣后，军阀混战，派系角斗，烽烟迭起，国无宁日，以致他忧心忡忡，落落寡合，抗日烽火连天时，他对肆行“三光政策”的寇敌，

极为愤恨，不禁怒火中烧；对那些不顾国难民生、一味投机钻营的政客，鄙夷厌恶；对卖国求荣，助纣为虐的汉奸走狗，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其爱国心诚，爱民心切，常常溢于言表。由此他对国民党一盘散沙的局面，恨叹交加，惜莫能挽而失去了信心；对共产党团结奋斗的精神，表示敬佩，于是顾念国情，积极提议并参加联共抗日。如在南京，曾以市长身份掩护共产党人的地下革命活动；在湖北，以建设厅为依托，与共产党领导人董必武联系，创办汤池训练班，培养抗日干部，还曾在武昌自己的家里办酒席，暗地请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赴宴，当场拿出600元大洋给他们作盘费，指引他们脱险；在恩施，以省议长的威望，挺身而出，营救共产党人石克己出狱，并遵董老委托，奉制陈诚而保护共产党人何功伟，陈诚在恩施时，为了敷衍公公而不好对何下毒手，当陈诚离开恩施去云南时，即密令其手下将何秘密杀害了，公公闻讯后，痛斥陈诚，悲愤不已。他还亲自召见两任阳新县长李春初、龙从启谈话、嘱他们上任后，要体察当地民情，肃清各种顽匪，积极联共抗日。他晚年在任中，充分发挥参议会的职能作用，通过质询监督以修明更治，一秉大公，无所偏倚，在政界中依然威望很高。

公公一生，持身严谨，执政廉明，他的出处大节和取与细行，都是丝毫不苟的。他不仅在治学、从政及办实业上均能严以律已，而且在对待眷属、治理家庭和教育孩子中，也是从严要求的。他虽只有一个独子叫效曾，我是他唯一最疼爱的女儿，但侄儿侄孙等很多，都一样看待，严加管教。家住南京一座古朴大院时，院内用竹篱围有一片空地作菜园，种有各种瓜豆等蔬菜，他不仅自己在工余时，常常参加劳动，连在中小学读书的儿、侄辈，放学回家后也都参加劳动，大的翻地、锄草、

施肥、种菜，小的打扫庭院的环境卫生；到恩施后，家里也种有菜地，他虽年事已高，身体有病，也常同孩子们一道，兴种各种瓜菜、葱蒜等。他的独生子身体虚弱、味口不好，因择食在吃饭时提些意见，公公当即止住他说：“家里人多，不能单凭自己的食欲爱好，要求合乎自己的口味”。他还督促儿她们好好学习，他说：“要学点真正的实际知识，要有真才实学，要有一技之长，出学后，能替国家和民众做点事，靠人家恩赐给个饭碗，不可靠，拿个大学文凭去求人，太可怜了。”效曾在重庆大学银保系毕业，公公希望效曾搞好农贷方面的业务。公公说：“中国很穷，要帮助农民搞合作，一个人青壮年时期，要为国家作点事，老了，要为家乡做点事。”曾为督导我们学习，在学校放寒暑假时，他抽时间亲自辅导我们复习功课。如住在武昌三义村时，正值日本侵略飞机大肆轰炸武汉，屋里四周的墙壁被震得尘土纷纷剥落，他还是神情自若地教我诵读《古文观止》，每天要我熟背一篇，并要当面背给他听，如发现我在背诵时错、落了字，他不用看书便能随口给我补充或纠正，同时对一字多义的文言虚词，分别举例给我解释它的各种用法。还辅导我学英语。我很佩服他惊人的记忆力，问他：“您老学的东西搁置这多年了，怎么还记得？”他说：“我年轻时学进脑子的东西就不易遗忘了。”他工作之余，在家里除参加轻微劳动外，还阅览书报和史籍。有一次公公在家里看《史记》，适逢其好友张难先先生来我家，他看到公公在读《史记》，即诙谐地说：“你该读读‘活记’了吧，还在那里读‘死’（史）记。”公公随即付之一笑说：“史记还是要读。”以后公公仍然一心不二地坚持读古籍，借以鉴古资治。公公在生活上一贯持俭守廉，自甘清苦。如穿粗蓝布长褂和厚平底布鞋，很